

# 文學、電影、獎

謝芷霖

## 學府四壁

九月開學，法國人渡假回來，學生也開始上課，正是出版界每年大量推出新書的時節，也同時有許多電影上映。今年五月，於坎城影展得到所有評審一致推崇的影片「學府四壁」《Entre les murs》，頂著金棕櫚大獎的光環，聲勢浩大進據影院。這部改編自同名小說「學府四壁」《Entre les murs》的獨特電影，吸引了相當多的關注。

原著「學府四壁」《Entre les murs》由一位本身即是中學法文教師的作家，方索·貝果朵（François Begaudeau），從自己的教學經驗出發，描述發生在巴黎十九區，也是所謂的「重點教學區」（ZEP：Zone d'éducation prioritaire），一所中學初三一個班級，法文課所發生的點點滴滴。小說中也穿插了學校老師的閒談和抱怨，學校與家長的互動，當然，重心放在法文老師與班上學生於教學活動中的細節，有笑語、有輕鬆的對談，也有荒誕可笑、訛誤滿紙的片段，自然還包括火爆的衝突場面。然而作者方索·貝果朵並不加入太多評論，只是把一點一點的片段，用帶些疏離的筆調記述下來，在片段與片段的連綴間，看得出刻意預留的距離及引人思索的空間。也因此，讀完每個段落，都不禁讓人心懷某種淡淡的惆悵，惆悵裡有辛酸有悲哀，卻也蘊含微甜的甘甜，叫人回味。由於其不同凡俗的視野，獨

特的書寫方式，本書在2006年出版後，即獲得「全視聽雜誌法國文化獎」（Prix France Culture-Telerama）之肯定。

而這本書出版後，馬上獲得了導演羅洪·剛德（Laurent Cantet）的注目。羅洪·剛德拍過多部發人深省、以社會議題為關注焦點的電影長片：1999年《Ressources humaines》觸及勞資雙方的權力糾結；2001年《L'Emploi du temps》改編自多年前駭人聽聞的社會新聞，一名號稱是醫生的騙子，其實連醫學院都沒畢業，卻瞞著家人親戚，渡過許多年；2005年《Vers le sud》則挖掘出中年白種女人至海地渡假，尋找甚至包養黑人俊男相伴，這種社會避而不談的故事。因此，羅洪·剛德會對「學府四壁」這本描述學校教育現況的小說感興趣，也不令人意外。不過，他卻摒棄了改編成劇本後找專業演員來詮釋的傳統呈現方式，這一次，他採取了實驗性的創新作法。他找到小說的作者方索·貝果朵一起商量改編劇本事宜，並且說服他在影片中飾演跟他現實身分一樣的角色：法文教師。接著，他找到巴黎二十區的一所中學，與校長商議同意後，在校內開了一個演員工作坊，只要是對參與電影演出有興趣的學生，都可以自由參加。演員工作坊剛開始全都是即興發揮，方索·貝果朵擔任老師的角色，於與學生的互動中，由學生自由詮釋，激發他們的潛質。羅洪·剛德只在旁邊觀察，許多角色都是在這些即興表演中一一浮現出來，連學生自己

都相當訝異，發現自己也有表演的潛力。羅洪·剛德花了一年的時間來發展學生對角色的詮釋概念，之後才開始選角進入正式拍片工作，他又讓學校裡的老師自己來詮釋老師的角色。可能因為這個緣故，讓人有紀錄片的錯覺。但是他說，拍紀錄片，因為攝影機的介入，反而使得拍攝下的現實生活，蒙上做作矯揉的感覺；拍攝虛構的小說，有劇本，但是讓演員在他熟悉的環境裡自由發揮，反而產生了意想不到的自然感，角色面目更豐富，卻也弔詭地因著虛構而生發的距離，讓整部片更具有引人深思的空間與張力。在關懷中保持問詰反省，在熟悉裡區隔出距離，這便是羅洪·剛德每一部影片欲與觀眾分享的視野吧，對現實既冷靜又熱情的目光。這樣獨到的眼光，終究吸引了坎城影展的評審諸公，默默耕耘多年的羅洪·剛德，總算獲得了實至名歸的金棕櫚獎肯定。

這部不同凡響的影片九月中旬上映以來，普獲好評，不但吸引了專業影評人的矚目，連一般大眾也熱烈迴響，票房好得出乎羅洪·剛德的意料之外。甚至連從來沒有發行過他電影的國家，也對這部片表達了強烈的興趣，譬如南韓及台灣，都陸續買下了他電影的發行權。台灣應該很快就能看到部精彩的電影。另外，這些飾演學生的學生們，因為這部影片的拍攝，而有了不同的

經驗及閱歷，有幾個表現突出的，甚至還有其他的電影來邀請演出，也讓他們對未來的路多了一種選擇。當然，羅洪·剛德最希望的仍是，那些看完「學府四壁」後表示欣賞的政治人物們，能夠真正提出相應的對策，去改善現今的法國教育體制及環境，這樣，也算是為所有的辛苦，導出一個圓滿的結局。只不過，這樣的結局，恐怕還要等上很久很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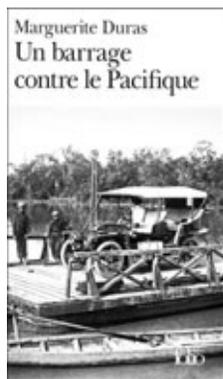
## 島嶼可能性

米歇·烏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2005年出版《島嶼可能性》（La Possibilité d'une île）一書，旋即引起整個法國文壇的矚目，不但書評不錯，獲得當年度的Prix Interallié（聯盟文學獎），在書市大為暢銷，媒體更是爭相報導，比起之前的Particules élémentaires及Plateforme兩本小說，還更受歡迎。他獨特的書寫風格及筆調，令許多讀者著迷。《島嶼可能性》一書還翻譯成三十五種不同語言，使作者米歇·烏勒貝克成為法國最「國際化」的作家之一。當年更被視為米歇·烏勒貝克風潮。

這股旋風也吹得米歇·烏勒貝克對未來充滿新希望，在以寫作為業前，他曾經念過著名



Ailleurs



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



Entre les murs



La possibilité d'une île



Ritournelle de la faim

的盧米埃電影學院（L'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Louis Lumière）電影組，也因此，他在寫小說之外的新夢想便是：拍電影。他的構想就是自己執導演筒，把自己的暢銷小說《島嶼可能性》拍成電影。大眾雖然已經視他為名作家，不過對於從未導演過電影長片的他，卻沒什麼信心，整個拍片計畫拖了很久才傳出終於有願意出資的公司。好不容易找到資金，又花了許多時光，這部挾暢銷小說之勢的電影，才終於殺青見天日。今年八月，電影《島嶼可能性》首度於瑞士盧卡諾影展（festival de Locarno）與觀眾相見，結果影評諸公幾乎皆不看好，大加嚴辭批評。九月初，排進法國電影檔期，雖是開學的黃金時段，又有以往暢銷書的忠心讀者加持，應該還能吸引一群好奇的基本觀眾，沒想到影片與小說的落差令觀眾大失所望，結果是票房奇慘，早早便草率下片了，甚至激不起一點討論聲浪。

這部影片以相當自由的方式改編自原著小說，也是以兩個時代複製人的觀點來貫穿整部影片。但是，如果詩句可以片斷碎裂的意象跳接、以空白吸引更多的想像，影像卻扮演著完全不同的敘事功能。電影的敘述結構與組件該突顯的重點，本來就與文字迥異，影像自然也不能替代詩句連結。因此，當我們看到米歇·烏勒貝克用彷彿寫詩的方式去跳接一組組華美的影像時，我們卻完完全全摸不著頭緒，那些畫面成了一個個不相干也欠缺敘述強度的怪物，突兀沒有力量，徒具華麗的外表卻拼接不出流暢的整體。於是整部片子只成了沈悶無聊的影像展示，沒有起伏，也抓不著重心。徒有人物動作或對話，卻毫無串連的提示，失血沒有生命力。沒有感動，也激不起任何啟迪。也難怪影評幾是一面倒的差，觀眾在票房賣座上也毫不留情面。米歇·烏勒貝克初嘗電影滋味，可說是一塌糊塗，一敗塗地，讓人不

禁感嘆：他還是好好把才華用在創作小說上吧！他的讀者可是迫不及待想讀到他的新小說呢！至於電影，唉，恐怕就算了吧！

## 太平洋水壩

另外一部令人期待的文學作品改編電影，則非《太平洋水壩》（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莫屬了。《太平洋水壩》為瑪格麗特·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於1950年出版的小說，故事以她成長居住至十八歲的越南為背景，和其他幾本人們視為「自傳性」的小說，擁有相同的人物，如面臨破產邊緣的母親、備受母親寵愛的哥哥、單純的弟弟、敘述者「我」以及與「我」交往的富家子中國人等。這些人物在如《L'Amant》（情人），《L'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中國北方的情人）等書中都反覆出現過。但如果仔細閱讀每一本小說，會發現其實人物名稱儘管相同，個性卻不見得同樣，故事更是大為迥異，筆法、風格也千奇百變，有時以「我」敘述，有時卻成了「她」，因此，歸類為「自傳性」小說，實在牽強。莒哈絲的小說，情節常常並不重要，而需要真正花時間去「閱讀」，才能讀出其中的韻律節奏、光影色彩、影像以及詩意。詩文組構便是莒哈絲小說最精彩的「故事轉折」，因此她的小說通常也難以用「說大意」的方式轉述。同樣的道理，要改編她的小說成電影，大概也不能「太具故事性」，否則的話，就只有面臨像《情人》一片的命運，電影拍出來，原作者莒哈絲卻聲明：影片與她的小說毫無關聯！其實莒哈絲自己也拍過不少電影，像India Song（1973），Césaire（1979），La Main Négative（1979）就是其中比較知名的。她也寫過影評，Les Yeux Vert便是這些文章的合集。看

過莒哈絲拍的電影觀眾，就會知道，要改編好她的小說，恐怕也得用與她類似的手法來拍才成，或者，根本就不該用一般電影的框架去侷限。只可惜，大部分的導演都用讀「自傳性」小說的眼光去讀莒哈絲的小說，便採取了相當傳統的電影手法去拍攝，以至於拍出來的成果通常都相當「失敗」，或者與小說的韻味精神天差地遠。《太平洋水壩》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改編成電影了，1958年René Clément就曾拍成電影。2008年這一部則由Rithy Panh執導，由著名影星Isabelle Huppert擔綱飾母親一角。影片目前只在多倫多國際影展露過面，要等到2009年一月才上法國國內院線。現在只能看到廣告的影片片段而已，但看起來似乎又是一部以「傳統的電影手法」拍攝出來的「一般」電影，令人有些失望。不過，真面目還是要等到明年一月方能揭曉，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屆時再來評論影片的成敗。

## 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獎落法國

十月九日，瑞典學院院士發佈了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名單：得主是法國作家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仲瑪·格斯達·勒·克萊喬）。勒·克萊喬1940年生於法國南部的尼斯，祖先原是法國布列塔尼人（其姓氏Le Clézio在布列塔尼語中的意思便是法文《les enclos》，意為圈圍之地），後移居至當時的英屬模里西斯島，因此其父為英國籍模里西斯人。然而勒·克萊喬小時生長在尼斯，由法籍母親與祖母撫養，而父親則在非洲叢林行醫。也因此，勒·克萊喬自小其實便浸淫於法國語言文化的影響中。然而，家族飄蕩行旅的基因早已深植於勒·克萊喬體內，他成年後足跡可說遊遍世界各地，往來於各個不同陸地與文化間。他大學文學系畢業後曾在倫敦布

里斯托大學工作。之後至泰國服兵役，卻因揭發童妓醜聞而遭驅逐，後來轉至墨西哥完成兵役。1970-1974年間，由於幫拉丁美洲研究院工作，至巴拿馬與當地的印第安人共同生活，對他往後的創作方向和理念，影響深遠。目前，他任教於美國新墨西哥州的歐布果科（Albuquerque）城。

今年六十八歲的勒·克萊喬，筆耕已達四十五年，出版過五十多本著作，定期有新作發表。其寫作生涯中最受矚目的幾本著作有：

1963年發表首部小說《筆錄》（Procès-Verbal）：這部小說可謂一鳴驚人，甫出版即獲頒當年度的文學大獎「何諾多文學獎」（Prix Renaudot）。故事是敘述一名年輕人選擇退隱凡俗世界，生活於社會邊緣。

1980年《沙漠》（Le Désert）：咸認為勒·克萊喬的傳世傑作，敘述年輕摩爾人，雖然生活在貧民區，卻無法忘情自己的根源沙漠，而欲回返。這本書出版當年，作者同時榮獲法蘭西學院保羅莫洪文學大獎（Grand prix de littérature Paul-Morand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頒給勒·克萊喬的所有作品，可以說是對身為作家的他持續不斷地創作，誠心的肯定。

1997年《金魚》（Poisson d'Or）：流浪、人性、漂泊、追尋、愛與回歸，這本書可說集勒·克萊喬作品元素之大成，藉原籍摩洛哥的女孩賴拉（Laïla）在法國與北非的身影，映照出生活的悲慘與歡悅。

2004年《非洲人》（L'Africain）：這本回顧與記憶之書，勒·克萊喬為父親而寫，也題獻給父親。他前往非洲旅行時，在迥異於歐洲的文化與環境中，驚覺自己是外國人的事實，而這個發現，促使他回想起種種與父親有關的記憶，他才赫然發覺，長年在非洲行醫的父親，退休後返回法國與家人一起生活，其實那個「不一樣的父

親」，根本就是家中如外國人般的「非洲人」啊！這樣的觸發，使作者藉由反思過往，對未來有了全新的觀照。

2008年新作《飢餓樂章》（Ritournelle de la faim）：由女孩Ethel為中心，敘述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種種歷史、人性、饑饉、殘暴、苟活的圖像，並夾雜了自傳般的回顧反省與母親的回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閱讀》（Lire）雜誌訪調，法國人心目中還在世的偉大法文作家，名單中即有勒·克萊喬，可見他的作品早已深植讀者心中，細膩的文筆也早獲讀者的肯定。

今年再獲世界矚目的諾貝爾文學獎肯定，其實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勒·克萊喬對不同文化的關注，對原住民與移民文化的觀照，字裡行間所流露的人本精神，反抗成規、回歸自然的傾向，不但打動了眾多讀者的心，也為全世界讀者打開了不同的視野。一向被批評為以歐洲文學為中心的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彷彿藉今年的圈選結果，隱隱達到了某種平衡效果。

得獎消息公布後，勒·克萊喬於Gallimard出版社召開記者會，接受訪問，不常在公開場合露面的他，耐心地用法、英、西語回答不同記者

的問詢。他開宗明義即說：「我想傳達的訊息就是一定要繼續閱讀小說，因為這是瞭解現今世界的好方法。小說家不是哲學家，也不是語言的技師，而是藉由書寫來提問的人。」（“Mon message est qu’il faut continuer de lire des romans car c’est un bon moyen de comprendre le monde actuel. Le romancier n’est pas un philosophe, ni un technicien du langage, mais celui qui écrit et pose des questions.”）

法國從2000年高行健獲獎後，已睽違八年沒有人得諾貝爾文學獎，而且嚴格說來，高行健用中文寫作，原籍也非法國，若再往前推，則遠至1985年的Claude Simon，也就是說，距離上一次法國的法文作家獲獎，已經過二十三年之譜，勒·克萊喬得獎的消息，可說振奮了全法國人之心。

勒·克萊喬對台灣讀者來說，應是相當陌生，不但一般的文學介紹甚少提及，連譯作都只有兩本：分別是《金魚》及《偶遇》（Hasard suivi de Angoli Mala），皆由皇冠出版社出版。

（本文作者為巴黎第八大學文學博士，現旅居巴黎）

#### 附錄：

法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2008：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

2000：Gao Xingjian（高行健）

1985：Claude Simon

1964：Jean-Paul Sartre（拒絕獎項）

1960：Saint-John Perse（Alexis Léger之筆名）

1957：Albert Camus

1952：François Mauriac

1947：André Gide

1937：Roger Martin du Gard

1927：Henri Bergson

1921：Anatole France

1915：Romain Rolland

1904：Frédéric Mistral與José Echegaray y Eizaguirre（西班牙）同時獲獎

1901：Sully Prudhomme（René François Armand Prudhomme之筆名）